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朝克 主编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十卷本】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研究

翁建敏 朝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朝克 主编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十卷本】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研究

翁建敏 朝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名词类词形态变化现象	001
第一节 数形态变化现象	001
第二节 格形态变化现象	009
第三节 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现象	025
第四节 级形态变化现象	034
第五节 名词形态论总结	046
第二章 动词类词形态变化现象	052
第一节 态形态变化现象	053
第二节 体形态变化现象	059
第三节 陈述式形态变化现象	071
第四节 祈求式形态变化现象	102
第五节 命令式形态变化现象	108
第六节 假定式形态变化现象	114
第七节 形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120
第八节 副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124
第九节 助动词形态变化现象	135
第十节 动词形态论总结	158

结 语	163
参考文献	178
后 记	183

前 言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是指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辖区的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族使用的鄂温克语。根据调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位于根河市最北端，地处大兴安岭山林腹地，激流河支流及敖鲁古雅河汇合处。该乡地属于寒温带湿润性山林气候，年平均气温在零下 5.3℃，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55℃，平均海拔 800 米。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是我国鄂温克族的一个组成部分，鄂温克族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 2001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有 30500 人。鄂温克族内部分“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三大部分。其中“索伦”鄂温克人约占总人口的 92.3%，“通古斯”鄂温克人占 7%，“雅库特”鄂温克人数量最少，只占 0.7%。首先，“索伦”鄂温克的“索伦”一词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 solong，表示“直立的柱子”。清初，以这部分鄂温克人为核心，加之呼伦贝尔地区的鄂伦春、达斡尔、巴尔虎蒙古人等组成的军团勇猛善战，为清朝打天下立过赫赫战功，因此清政府将这支军团命名为“索伦”，将他们喻为是清政府顶天立地的支柱。后来，随着清朝的衰败，“索伦”军团军事实力也不断削弱和边缘化，像鄂伦春、达斡尔、巴尔虎蒙古人等都逐步从“索伦”军团所遗留的“索伦”概念中跳脱出来，结果“索伦”成为这部分鄂温克人在清朝这一特定时代的特殊称谓。被称作“索伦”的鄂温克人，从事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江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历史都比较早。其次，“通古斯”鄂温克人的“通古斯” tungus 一词表示“清澈透明的河流”。因这部分鄂温克人早期生活在西伯利亚清澈透明的“通古斯克”河两岸而得名。“通古斯”鄂温克人基本上从事传统意义上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活动。最后，该项成果所涉及的“雅库特”鄂温克人，多年来一直在大

小兴安岭的山林牧场中牧养驯鹿。

根据有关资料，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故乡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雅库特州的勒拿河一带，他们的先民自1618年就受沙皇俄国统治，被迫向沙皇纳税，由于他们同俄罗斯统治者和商人的接触十分频繁，所以都学会了俄语。18世纪初，由于土地被俄罗斯人占有，以及为了逃脱沙皇俄国日益残酷的盘剥，抵抗沙皇统治者日益加重的纳税制度，他们从勒拿河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未能完全摆脱沙皇俄国的统治，照样给沙皇统治者纳税。与此同时，条件较好的鄂温克族人家的孩子到俄罗斯人开办的学校接受俄式文化教育。后来，从事牧养驯鹿生产活动之外的剩余劳动者，在经营传统意义上的狩猎这一附属性产业的同时，开始经营铁器制造业、农业、缝纫业等小型个体产业。其中一些人，因在战役中表现出勇敢、善战、智慧，屡立战功而被沙皇授予不同等级的军衔及战斗英雄勋章等。由于长期受俄式教育、俄罗斯文化影响，他们的语言借入不少俄语词汇，人名中也有了不止俄语名字，甚至不少人被迫皈依了东正教。俄罗斯十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统治者之后，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才彻底摆脱了沙皇统治。二战时期，日本统治东北之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被迫到日本人办的学校，强制性接受日语语言和日本文化教育。从这个角度讲，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在长期受俄罗斯语言文化影响的背景下，也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语言文化的影响。^①

尽管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和环境下，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受到外来民族语言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他们始终没有抛弃本民族语言文化。时至今日，还是用最大的努力保护、保存、传承着母语、母体文化。严格地讲，在山林牧场中自然牧养驯鹿是他们典型的传统产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母体文化的根本所在。自古以来，他们就在寒温带地区大小兴安岭中牧养驯鹿，他们饮食的主要来源就是驯鹿肉、驯鹿奶，他们衣物鞋帽甚至被褥及其搭建帐篷的生产原料都离不开驯鹿皮，他们在崎岖的山林小路上骑行、搬运货物时用的也是驯鹿。在他们“万物有灵论”的萨满信仰中也有驯鹿神崇拜。归根结底，他

^① 参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使鹿鄂温克人社会调查》，1958。

们的生产生活及精神活动都离不开驯鹿。正因如此，在他们的日常用语中有关驯鹿的语言用词十分丰富和发达，仅是对不同年龄、不同形体、不同毛色、不同性格、不同性别的驯鹿称呼就多达一百来种。由此，我们说，他们是我国唯一且名副其实的牧养驯鹿的族群，是驯鹿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人。他们的语言也是驯鹿文化的载体。

依据调研获得的人口数据，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现有 1548 人，其中，鄂温克族只有 243 人。换言之，所谓的“雅库特”鄂温克人现在只有 243 人。另外，该乡所占的土地面积为 1767.2 平方公里。乡里有依力古力村、毛力克村、孟库依村、齐斯毛斯克村四个自然村，孟库依村是乡政府所在地。现在，有五分之一的人在从事牧养驯鹿的产业，其他劳动力中有人参加了乡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人当上了教员、医生、工人、护林员，也有人从事手工艺品制作及销售、个体旅游、开饭店、开旅馆、开小卖部等服务性工作。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给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他们也都住上了现代舒适宽敞的砖瓦房，开始使用电气化生活用品。不过，伴随以汉语汉文作为主要语言文字内容的电视、广播、电脑、手机、电子游戏、网络的发展，他们有史以来用生命和信仰传承的母语受到了空前的冲击，陷入濒危状态。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使用的母语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我国寒温带山林牧养驯鹿生产生活的活化石，是鄂温克族文明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特定组成部分，是文化和文明传承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鄂温克语充分展示了他们千百年来牧养驯鹿的历程，以及他们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的文化与文明。在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生产生活及其活动，使鄂温克人自然而然地创造了以此为核心的思维规则、语言文化及交流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社会基础及生产生活，就没有丰富多彩的思想 and 思维、语言内涵和交流形式，也就没有人类文化和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内容，就会有怎样的语言交流、语言内涵、语言载体。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从某一民族语中，去挖掘、阐释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以此解释不同文化和文明所具有的不同结构类型、不同形

式内容、不同历史来源、不同发展走向。特别是对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这样没有本民族文字，历史记录极其有限的民族或族群而言，他们的母语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和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刻探讨和深度阐释他们的历史、文化及文明，去论述他们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与思维规则，客观实在地记录、分析、整理他们母语语音系统、词汇结构、语法体系。说到语音，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民族，其语言的语音及语音系统各有特征，词汇内涵、语法结构也有所不同。这些现象，毫无疑问和不同民族所处的不同生活环境、生存条件，以及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存方式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也是如此，由于他们常年生活在美丽富饶的兴安岭深处，使他们语言的语音变得细腻、柔软、悠扬，其词汇在兴安岭动植物及其驯鹿生产活动方面的词语也相当丰富，语法关系及其结构也和他们生存的山林一样复杂多变。本人在实地调研中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特点。

如上所述，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大兴安岭深处的特定自然环境和条件下诞生的民族语言，有它的极其特殊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系统。人们在接触该语言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寒温带山林文化、动植物文化、驯鹿文化、信仰文化的内涵与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研究，我们不仅能够从科学角度论述该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关系及规律，同时也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展示或阐释鄂温克族以山林自然牧养驯鹿生产生活为核心的文化与文明，了解兴安岭动植物、自然环境的说法及称谓，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他们走过的历史岁月，了解其文化与文明、丰富的思想理念以及独到的思维方式等。

牧养驯鹿的鄂温克族是我国特殊族群，现在只有 243 人，其中只有十几人较好地掌握该语言。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已经走到了即将消亡的边缘，成为濒危语言。

根据调研资料，现在只有十几位老年人能较好地说母语，其他人只能进行简单的日常会话，甚至有的人根本就不会说也听不懂鄂温克语。他们的语言，在强势语言的冲击之下，使用者变得越来越少，就是在极其少数人使用的鄂温克语里，也借入了数量可观的汉语名词术语，以及蒙古语、达斡尔语和俄语。外来语的致命影响，不只关系该语言的词汇结构，同时

也关系该语言的语音系统，及其复杂多变的语法形态等诸多方面。

现在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所在地，主要交流语言是汉语，由于当地适龄儿童都到汉语文学校通过汉语文掌握文化知识，基本上都不会讲母语，日常生活中只使用汉语和汉文。幼儿园的孩子甚至是完全说汉语，从汉语拼音入手学习汉语文。参加工作的人，包括个体经营者，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都使用汉语文。只有极个别家里有鄂温克族老人的青少年会简单地说两句母语，所掌握的母语词汇都达不到一百个，对于复杂多变的语法关系更是感到陌生。他们在母语交流中，几乎省去了所有语法形态变化现象，只是把几个尚未忘记的词组合起来说而已。中年人也是如此，他们用母语说简单不过的一些日常用语，说多了或说深了就自然而然用汉语来交流。而且，所谓母语交流中绝大多数词用借词来替代。其中汉语借词占绝大多数，也有一些蒙古语或达斡尔语、俄罗斯语的借词。在这个二百多人口的特殊族群里，年逾6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几个，特别是70岁左右的老人更是少。这些老人也长期与说汉语的孩子们用十分生硬的汉语交流，加上每天看汉语电视节目、听汉语广播，也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汉语。^①有的老人对母语也逐渐开始陌生，以本人掌握的第一手调研资料，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里，较好使用母语进行交流的只有十几名老人，就是在这十几名老人的母语交流中也有不少汉语借词和俄语借词，有的语法形态变化已不成系统，使用起来变得残缺不全。特别是名词类词的人称后缀，以及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现象基本失零；名词类词的人格、级形态变化现象，及其动词类词的式、时形态变化使用程度各不相同。归根结底，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已经走到了即将消亡的边缘。故此，对于该语言全面系统地研究显得十分紧迫，也表现出该项科研工作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学术价值。

保护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母语，对于传承该族群独特的驯鹿文明，弘扬他们与大自然合为一体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增强该族群语言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传承性等均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① 而且，在他们的家庭成员中也几乎都有了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成员。所以，在家庭用语中，更直接、更多地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

敖鲁古雅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同蒙古国驯鹿的察嘎坦人、北美驯鹿的爱斯基摩人、北欧驯鹿的萨米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驯鹿的通古斯诸民族，共同构筑了古老的自然牧养驯鹿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以驯鹿为核心的独特文明和文化。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用生命和信仰保护并传承的驯鹿业及其驯鹿文化是国际驯鹿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驯鹿文化和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牧养方式和在北极圈自然牧养的驯鹿生产生活方式有所区别，是在我国兴安岭寒温带山林地区充分利用林中牧场和植被来牧养驯鹿。再者，他们母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也和其他牧养驯鹿的民族或族群有所区别，甚至完全不同。

作为满通古斯语族下通古斯语支中鄂温克语的敖鲁古雅方言，其语言中与满通古斯语族其他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确有不少共同点，有许多同源词和同源关系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尤其可贵的是，通过对于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解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里早期的一些语音、词汇、语法现象。因为，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早期的成分。另外，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词汇中有关兴安岭自然现象、山河湖泊、动植物名词术语，以及有关寒温带山林地区牧养驯鹿及其相关的生产生活动用语极为丰富。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抢救性研究，对我国兴安岭地区自然现象及动植物名词术语的研究、对该地错综复杂的生命符号系统的科学阐释和深度研究、兴安岭人类早期活动的历史文化的科学论证、鄂温克族牧养驯鹿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以及人类在兴安岭记忆的收集整理均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伴随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濒危，保存其中的极其丰富的我国温寒带地区山林动植物、自然现象等方面词汇不断消失，复杂多变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也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少。故此，对于这一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显得刻不容缓。保护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对于传承该族群以驯鹿为核心的特殊文明，弘扬其优秀而独特的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均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学术战略意义。

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调查研究工作，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在 21 世纪初期，一些民族学家从民族学的角度提到过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特殊性、复杂性，但似乎没有做过语言方面的调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期间的民族大调查

中，虽然对于鄂温克族进行过全面调查，遗憾的是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没有作任何调研。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没有过任何调研报告或学术论文发表，该研究领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从1981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朝克首次对于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进行了实地调研。从1981年到2008年间，他多次到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区，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收集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在《鄂温克语研究》^①《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对照基础语汇集》^②等科研成果中不同程度地讨论过该语言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结构特征等问题。在他的《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对照基础语汇集》一书中除了搜集、整理、发表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一千个基本词汇之外，还提出了该语言的语音结构特征，很有学术参考价值。另外，他公开发表的《论鄂温克语方言语音结构特征》^③等论文也将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语音同索伦鄂温克语语音、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进行比较研究，也探讨过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语音系统及其结构性特征。与此同时，朝克还同日本北海道大学的黑田新一郎教授、津曲敏郎教授，东京外国语大学的风间申次郎教授，日本大阪民族博物馆的佐佐木史郎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吴燕和教授等人先后到敖鲁古雅，对当地的语言开展过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实地调研，但至今未公开发表相关成果。

在国外，除了上述日本学者之外，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进行过田野调查的还有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阿尔泰语系专家杨虎嫩（Juha Janhunen）教授。他对该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实地调查。他先后调查过几次，将调查资料整理成册后作为内部资料，一直保存于赫尔辛基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的资料室。除此之外，美国、荷兰、意大利的相关语言学专家学者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也做过一些实地调研，他们的调研资料或相关研究成果均未公开发表。说实话，对这一特殊族群使用的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真正意义上实地调研的国外

① 朝克：《鄂温克语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

② 朝克：《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对照基础语汇集》（日文），日本小樽商科大学出版，1995。

③ 朝克，《论鄂温克语方言语音结构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专家只有芬兰的杨虎嫩教授，以及日本的津曲敏郎和风间申次郎教授。然而，即使是他们的调研资料及研究成果也未能发表或公开出版。

总而言之，至今未能见到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展开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在朝克研究员的相关成果里一定程度地探讨过该语言的语音特征及其一些基础词汇，并未涉及复杂多变的语法现象。国外专家学者虽然做过一些调研，也没有公开发表相关成果。所有这些，毫无疑问跟该语言、语音系统及语法形态变化现象的复杂性有必然联系。特别是，该语言成为濒危语言后语音音位的不稳定性，许多语法现象的模糊性使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很难准确把握或整理其语音系统，把握其错综复杂的语法形态变化规律。从这个角度上，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是一个尚未进行全面研究的语言。由此，更加体现出对该语言开展实地调研，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该成果主要使用了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名词形态论和动词形态论的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是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故此，对该语言进行田野调查时，要对发音合作人或调查对象，做反复多次且不同角度的调研。^①对他们实在不懂、不明白或者已遗忘、已淡化、已丢失的语音现象、语法形态变化现象做调研时，可以相关方言语音、语法资料为例，进行提示性、诱导性、启发性的调研。同时，把这些通过提示想起来的音素或语法形态变化要素，放到具体语句中再作调研。在此基础上，给这些语音和语法成分进行定位分析。

名词形态论就是对于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因为这些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有他们的共同特点，无论是具体使用还是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方面都完全一致。以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ʃal/与工具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ɕʃi/为例，可以同样接缀名词 bəjə “人”、代词 əri “这”、数词 əmun “一”、形容词 əru “坏”等，后面接缀/ʃal/与/ɕʃi/的方法及其表述的语法概念完

^① 甚至把母语讲得好一点的几位老人叫到一起，让他们完全用母语进行交流。在他们交流时，用录音机录音并同时做全面录音。然后，把录音材料进行整理，从中寻找各种形态变化语法现象。对于被她们忽略和淡化的形态变化现象，还要进行反复多次的会话记录。

全一样。比如, bəjə-ʃal “人们”、bəjə-ɕji “用人”, əri-ʃal “这些”、əri-ɕji “用这”, əmun-ʃal “许多的一”、əmun-ɕji “用一”, əru-ʃal “许多坏的”、əri-ɕji “用坏的”。正因为如此, 把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现象, 一并放入名词形态论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讨论。顾名思义, 名词形态论是指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那么, 在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中主要包括数、格、人称、级四种结构类型的语法形态变化体系。对名词类词的这些形态变化现象, 从名词形态论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研究。从而科学论证了名词类词的(1)数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意义; (2)格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意义; (3)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意义; (4)级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意义。

对于包括一般动词、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时, 主要运用了动词形态论的理论方法。相较而言, 动词形态论涉及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要比名词形态论的内容复杂得多。首先, 关系一般动词, 也就是基本动词的态形态变化、体形态变化、陈述式形态变化、祈求式形态变化、假定式形态变化、命令式形态变化等内容。其次, 还要讨论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从动词形态论的理论视角去观察, 在动词类词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形态变化现象中, 作为态和体的语法表现形式的词缀结构及其系统相对简单, 而其他语法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其所表示的语法意义都相当复杂。特别是动词陈述式的形态变化现象十分细腻、烦琐。尽管如此, 该项成果将一般动词、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一并放入动词形态论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和研究。

在这里还需要解释的是, 虽然在该项成果中没有纳入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进行语音结构的分析内容, 但在实际调研中是充分运用语音形态论的理论方法, 对该语言的语音做了全面调查。并参照早期发表的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语音分析的研究成果^①, 结合实地调研中获得的第一手语音资料、

^① 朝克:《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对照基础语汇集》(日文),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出版, 1995, 第6~7页。

话语资料^①，对该语言的语音系统做了进一步分析，以此基础整理、分析、归纳出该语言的语音系统。其中，包括 a、ə、i、e、o、u (u) 6 个短元音，aa、əə、ii、ee、oo、uu (uu) 6 个长元音，以及 b、p、m、f、w、d、t、n、l、r、s、ʧ、ʨ、ʦ、j、g、k、ŋ、h 19 个辅音。在这里应该明确提出的是，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元音系统没有相互间产生和谐的现象。也就是说，该语言没有元音和谐规律，因此每一个元音音素不受元音和谐规律的影响和限制，可以自由使用于每一个词。这也是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与鄂温克语其他方言存在的区别性特征之一。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他们将鄂温克语其他方言土语按照元音和谐原理使用阴性元音或中性元音之处都使用阳性元音 a。换言之，该语言除了由单一辅音构成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之外，其他所有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几乎均由阳性元音 a 为主构成。毫无疑问，这是该语言极其特殊的语音现象。

另外，在本项成果的撰写过程中，还利用了阿尔泰语言学、语言接触学、方言学等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在田野调查中，在充分运用语音调查、词汇调查、语法调查的实地调研方法论之外，更多利用了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方法和理论，对那些母语讲得较好的老人做调查的同时，对那些不同程度掌握母语的人也进行了调查。最后，把较熟练掌握母语者的录音资料，和不同程度地掌握母语者的录音材料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于各种复杂多变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做出科学判断和定位。

该项成果主要由前言、名词类词形态变化分析、动词类词形态变化分析、结语四个部分构成。

前言部分首先对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及其现状进行了简要概述；其次，阐述了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在民族、语言、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地域等方面存在的学术价值，论述了这一濒危民族语言的现状及其抢救保护的重要意义；再次分析和讨论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所做的田野调查、相关研究成果，及其学术价值；最后，交代了该项成果在撰写过程中所使用的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名词

^① 即笔者于 2011 年和 2012 年两次对于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田野调研中，搜集到的第一手语音调查及其话语资料。

形态论、动词形态论等研究方法。

第一章名词形态论，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科学研究。主要分四个部分，一是，对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以黏着形式出现的，由不同语音形式构成的复数形态变化现象进行了全面论述；二是，对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以黏着形式出现的，由不同语音形式构成的复杂多变的格形态变化现象及其语法概念进行了科学分析；三是，对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以黏着形式出现的，由不同语音形式构成的人称后缀复数形态变化现象及其不同人称语法意义进行了系统论述；四是，分析研究了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以黏着形式使用的，由极其复杂的语音形式构成的级形态变化现象与所表示的不同层次的级语法概念。而且，均用语句实例进行讨论。

第二章动词形态论，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一般动词、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首先，论述了动词的态形态变化及其语法意义；其次，对动词的体形态变化及其所表现出的不同语法关系展开讨论，分别对陈述式形态变化、祈求式形态变化、假定式形态变化、命令式形态变化的错综复杂的变化形式及其包含的不同语法意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讨和论述；最后，以三个章节分别讨论了该语言的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的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结语部分，对前面分析研究的名词类词及其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现象做进一步总结论述。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了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名词类词与动词类词中出现的所有形态变化语法现象。

最后，附有参考文献。

第一章 名词类词形态变化现象

如前言所述，名词形态论是指对于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以及形动词的语法形态变化进行归类、分析研究的手段和办法。那么，作为鄂温克语的特定方言及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组成部分，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在名词类词中有相当复杂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他们用这些语法形态变化形式，表示说话间产生的各种复杂关系、说话者的各种复杂的概念。而且，往往表达人和人之间、人与其他事物之间产生的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复杂多变的关系。不过，就像前面所述，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已经成为一个濒危语言，所以对其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调研实属不易，尽管如此经过几次田野调查，基本上掌握了该语言名词类词的形态变化现象及其表现形式。毫无疑问，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形态变化现象基本均有特定语法手段，即用各自不同的语法后缀来表现。在这里，将它们统一称为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变化黏着性后缀系统。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名词类词语法形态变化中主要包括数形态变化、格形态变化、领属形态变化、人称形态变化四种现象和内容。比较而言，格形态变化相对复杂，其次是属于级形态变化，再就是人称形态变化，而数形态变化现象显得比较简单。下面我们列举调研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按照名词类词的数、格、领属、级变化的黏着性语法词缀，在名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出现的前后次序，充分运用名词形态论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分析和讨论。

第一节 数形态变化现象

依据田野调查资料，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至今还较完整地保存着数形态